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

公諱攀龍字景逸直隸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獨操由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揭陽典史公家居索莫潛心道義足不入郡邑口不掛朝事一切家政弗經于懷凡交游姻黨咸受其施村翁里嫗靡不頌德焉

光宗知其賢九月詔起光祿丞壬戌陞大理寺少卿轉太僕卿甲子拜都御史執法秉公糾劾貪墨御史崔呈秀之巡視淮揚贓私狼籍當寘于法奉　旨聽勘矣呈秀賄緣入魏黨媒蘖反噬公迺挂冠歸尋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圃教子與世相忘優悠以卒歲月詎意權姦不殺公不已乃嗾織璫李實羅入周撫臺一案勞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快也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遺表一通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囑曰事急方

啓之乃紿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靜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諸子心悸不成寐亦密來窺何間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別友一東詩二首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郎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神威凜然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磨也越歲戊辰

聖天子臨御特隆優典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賜諡忠憲廕一子入監讀書遣中書官諭祭
一壇公之芳名不朽其於士林有光焉

附錄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臣高攀龍垂絕書

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

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

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臨終詩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謹題爲糾劾貪
汚御史以嚴考察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神祖四十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
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
近來通不遵行一槩輒准回道豈人人盡皆
稱職無過者凡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
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

有不稱職的即便叅奏改歷不許同道欽此

天啓三年該本院題爲申明憲職事奉

聖旨御史同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虛文

廵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

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槩同道上下徇情

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

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

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

承規例察吏安民入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

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
列聖之明旨荷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
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
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辯阿隱然臣初入院適見兩
御史同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
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同道一至清

一至濁清濁蔽然臣不别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奏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

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拋
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
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
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
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
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
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
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

列其贜私以入　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
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且發其餽遺來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　國實自負也受　國家寵榮若何
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
方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
哉臣　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爲
其易與來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

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
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
墻間壟斷之賊且月居觸奸揞伎之官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
祈
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復施行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乞歸疏略　　景逸

葢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眞見切爲人地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奬勸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同巳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也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慢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
臣部院被含糊偏庇委曲調停之旨臣愧死
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乎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怒爲

子者當蘷蘷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别爲激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即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

天啓四年十月二十日

野史氏曰高公景逸叅劾崔呈秀而後逆黨始横肆兇焰逐諸大臣羣臣時議謂景逸一叅過激然觀崔後事眞所謂犬豕不食其餘者叅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反逐之去以召崔也

與兵科王志道書　景逸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恩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眞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持梃美女代劒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靑宮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入以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而責備于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

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
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焉得以討賊者爲謗君
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王大成以優人俁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
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獨
影芥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熱藥進
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
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
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史氏曰三案惟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是有大臣風度

贈兵部左侍郎周

公諱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建之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人舉辛丑進士出餘姚孫少師鑑湖公之門以公才薦于當事謂可充庶常之選當事以公未投謁沮之銓選浮梁知縣勦强禦親賢人廉威敏茂百廢具舉乙巳調繁南昌士民號泣載道攀留不能得橐無餘貲惟圖書數卷所存贖鍰悉置學田修書院南昌之政頌聲尤著戊申　内召擬禮部候考選爲其評事

挾宿怨遂以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訐事
公不進考冢宰孫公丕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訐
事重處考則訐事姑罰俸江右縉紳共言父母
必行其志是彰敝省子民之不肖也乃考授湖
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
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爲[illegible]江平道
參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斗米四錢餓殍盈
途盜賊蠭起監司府縣皆罷去藩臬俱以[illegible]員屬
公署篆公力辭司事請就柳州呈于兩[illegible][illegible]曰荒

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于是請 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 遞法即以米給其簎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工食皆以米支給候护工食抵庫有饑民求食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于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己米猶種賊夾岸揭竿而行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粥廠全活頗衆然後密除剿盜之不就撫者鵬勸數渠魁地方以寧撫院林公欲厦薦疏有全活數萬命保全十餘城之句顧單騎冒風霧

少飲食染瘴疫亟絶士民皆爲祈祝制臺許公
弘綱曰民之所祝天必佑之果愈庚申遷四川
副使未任適奴酋破遼陽城臺省議留遼道奉
旨留用加叅政銜新設通州道值各省募兵出
關又失廣寧潰兵散歸分布節制撫鎮監司率
被兵鼓譟以去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公
督兵緝拏首兇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凡
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有公費歲五百金辭不
支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一縷一器不取民間新任有帳被椅褥等項俱發出有司謂已製成不便還鋪公乃查原價支俸薪銀付縣散給不動庫帑時蘇州廟學頹廢公乃立措金錢鼎新隨禮聘諸生王燦如纂修學志以徵文獻又疏請裁織造濫額歷參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冐四萬兩璫又誣諂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之比璫焰方張矯旨削姜官而公亦危矣甲子江南大水寸稼不登公抗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奉　旨下部酌

議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差官江楚貿米平糶濟饑又疏請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公全活者萬萬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揣怒降

旨削籍公遂野服出署先是有鼓鑄之令而蘇錢低薄皆委官之罪公會按臣以考功法罷之逆丙寅春李實特疏誣陷公魏逆即矯

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公展拜祖祠夜宿祠下夢北獄大與自亦被逮備極刑楚痛中大呼汝專權亂政凌辱忠良欺我

皇上邪時子彥陛臥側急呼醒公曰我將逮矣
四月杪緹騎至漳公慨然就道閭郡士民爭醵
金帛助緹騎所需及檻車行背六月旣望抵
闕下入北鎮撫司獄顏色無變奉　旨不須鞫
訊竟指織璫疏陪贓十萬彪惡許顯純高坐讞
罵夾敲一百四十桚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辯
不屈自後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
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
死獄中越三日　旨下屍出七竅流血胷破面

漬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莫不悲哀洒淚好義爭助之得扶櫬南歸戊辰特逢

聖天子離照當空恩及沉寃賻公兵部左侍郎

賜謚廕子光賁九京矣

被逮紀事

被逮聞報公捋括簪珥酒器不滿百金鄉父老子弟咸嗟泣旁皇相率訴于撫按道府罷榷四城門醵金錢爲助城闉之履相踵有手持數金來投不書姓名者有窮巷老嫗脫釵簪質錢赴義者有傭夫爲人肩輿得直數十文亟納櫃仍舁輿以去者緹騎之費賴以支持時義士有叩閽歌告衆公聞而止之曰累臣獲罪于 朝何可以鄉閭之誼致干重譴

閭郡士紳咸曰趙侯公稱寬有蔡侍御梅巖公正直爲漳紳領袖老病不能起舁輿至堂向公號哭曰子屢犯政府爲民抗璫以報 國家養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從耳衆同刑公謝曰當出疏時知有今日無悔也毫無戚容即出舍赴府侯逮眷屬有號泣者則揮之公長子未弱冠仲季俱孩提依依膝下公摩其頂曰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親以期成立別無滴淚環觀者莫不歎服

緹騎至時百姓閧塞街衢嗟歎忿激欲攻緹使
公長跪請曰臣子事君身非已有雷霆雨露
莫非 君恩鄉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衆
意始解
就道時紳士耆民以及童孺相率追送者數千
有持錢爲緹騎犒賻號慟稱寃有焚香于祠
廟頂禮祈公生還
扶櫬南歸途中士民莫不路祭悲號是時漳郡
久苦亢旱櫬既入門甫成禮畢即陰雲四合

大雨傾注聞者咸謂公沉冤上干

天怒得歸首丘甘霖兆應必邀

聖恩褒卹之隆矣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料銀濫取難徇府佐被誣非罪仰乞　聖
明酌定數以節歲支幷燭虛詞以絕奸蠹
疏
臣於邸報中見織監李實奏爲春運蘇松袍
叚幷歲改造叚全無等事奉
聖旨這袍叚幷歲改叚疋貢賞急需地方官當
協心急公乃蘇松料銀毫不給發同知楊姜
貪贓敗露抗旨胃罪希圖掩飾本當差官拏

治姑着撫按官嚴查贓私叅提具奏目前虜

王補貢吏賞浩繁部監內外官無從措處還

着撫按并織造衙門催價價造刻期完解毋

仍前怠緩悞事致生別端該府掌印官一併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我

皇上御極之初　山龍火藻以賁　垂裳之治

筐篚何敢後時臣所以催州邑之徵解者屢

已焦而撤如雨也即天啓三年分料銀各縣

恭叅解到而叢丞催取絲匹全完蒙　補償

取給於料銀而蘇松歲徵料銀不過四萬有奇額編止有此數往年織造孫隆與近時呂貴皆未嘗過溢于編數之外也今織監李實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參隨百計月破蓋有必不可聽者四請得而悉言之 臣 查部咨今次 袍數派九萬五千餘疋蒙 減三分之一則為六萬三千餘疋 臣 又查

神宗即位初年止派五萬餘疋仍有蠲免是以

臣 等曾合詞疏懇

皇上祖述成憲以蘇物力工部亦諄諄具 請
矣而李實反謂
皇上原派十五萬以誑堂匠 臣 遍閱並無一寸
五萬之派文無非派多則取利多而故張虛
數耳此其必不可聽者一 臣 又據實初估價
以百萬計僉云虛冒之極誠得一奉公之內
臣任之此中可省五六十萬然而無望於李
實矣即就百萬之估浙六直四浙若得六十
萬蘇松亦止應四十萬以四十萬分爲十八

運每年兩運應得四萬有奇而蘇杭解已歷數矣今織監兩運造冊移 臣 乃索取蘇松九萬二千而且以三運續解之銀欲併入於兩運之數以此積筭是十八運將索蘇松九十萬并浙價而盡輸也 臣 於是時若不講明則此後十五運必將沿爲定例而 臣 以一時之因循貽蘇松六七年無窮之累 臣 罪滋大矣此其必不可聽者二織造監局各役咸以通融那借爲請 臣 思此時撥括已窮庫藏如洗

蘇郡財賦所出之區也而庫無千金之儲將
那京邊乎將那金花乎將那遼餉乎項項有
欵朝入庫而夕起批尚苦於不足分數有司
時蒙叅罰又烏能悉停別項之急征而槩充
織局無藝之誅求也此其必不可聽者臣竊
疋顏色之中大紅與淺色金閃與暗花特價
不啻懸矣部派原有定數大都紅閃居[illegible][illegible]
二三毋運數原無幾歷來舊案班班可攷且
皇上不有金閃改爲暗花之旨乎此德意豈可

壅遏今實多遺淺色暗花於蘇州府段數題
大紅金閃等色數倍若將盡舉後運貴價之
色而取給于一時無非假飾揑造紅閃多則
濡染多耳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州止
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
此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此其必不
可聽者四是役也實緣臣愚區區一念爲地
方惜已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巵以
致大拂其心于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

印守府耳假令其憑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
猫鼠臣必以盜臣目之不將自簡隨之乎且
楊同知自通判而陞海防歷任七八年經數
十奬薦造漕船督畢器署鈔關攝印務向來
道府官評皆稱其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
有執持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
秪因該監恨其不破例行屬禮以爲所司之
倡于天啓二年捏情妄叅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石不勝

顯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贓須參
一二參隨嘗布流言謂中傷一同知而屬禮
可定庫銀任取　臣以爲細人蜚語不足信而
不意實之謀果出于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今閩郡士民見本官杜門惶惶
泣留而通屬薦紳將士無不稱寃願借寇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將寇實念
及于此可不寒心而況暗于糾劾大權將置
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　國體

誠有如科臣所抄參者至于　袍服之外爲
歲造爲改造爲只遜替有司事自陳增以包
攬致禍劉呂兩監皆未嘗過而問焉不意該
監之復以身爲谿壑也毋論朘削無屬厭之
期而一領一解一驗一發既自北而之南複
自南而之北紆迴于餘里轉運必至後時稽
悞虜賞誰執其咎　臣觀劉遠宣大延綏等鎮
虜賞不過差一能幹佐領官至蘇杭平買其
爲值也甚廉其竣事也不過數旬若定欲併

歸該監以厚利貽李實則可若爲　公家計
臣見其無濟于事而且階厲也伏見
皇上有差司官領　勑償督之　旨此見
聖明早得轉移之權而地方從此可無牴牾之
患該監當洗心滌慮以期共濟矣今廣貢殷
繁臣將數年前造段分行各屬徹底嚴核凡
有領銀而織未完或有織完而拉墊不足俱
一一清出大約清出萬餘疋已具疏條陳造
册送部查考見在比追催解此先年陳牘臣

尚在搜括以濟急需豈月前反置度外總之
袍服之銀臣欲其照常取于條編四司料銀
之內而實必欲溢取于條編四司料銀之外
徽寧等府歲改及協濟料銀民機止願就近
領造而實聽信監棍必勒其赴杭往返近請
蠹鑽差四出大肆騷擾鎮江匠役又纍纍赴
告矣臣竊
皇上保守江南一方所慮者在呼吸安危之變
而實所見者僅在阿堵多寡之間臣竊

皇上經理財用所圖者在酌盈濟虛之計而實
所急者常在吮膏吸髓之謀實身如撲滿臣
言如沃石即欲與之同心勢必不能要非臣
敢有意於異同也謹會同蘇松巡按監察御
史張文熙應天巡按監察御史郭增光合詞
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蘇府料銀已盡起解原無拖欠松鎮
徽州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 特賜開宥以
昭 令德仍 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

之中段疋勿虛張數目紅閃勿併取一時料價勿多扣入已仍令通算十八運價值蘇松共該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萬幾千兩明定畫一之數以爲歲支之常毋憑泰隨之撥置而與有司爲枘鑿毋設緩急之機關而揑虛詞以蓑菲則泄方受李實安靜之賜而臣等亦可與同心以効上供矣至于歲改舊逋照依臣報部之冊嚴行追比起解濟用其[illegible]十六年未完第三運改造不係廣賞之需經

皇上蠲免者蠲免之未蠲者　臣　一面行有司催
價料銀仍遵　新旨會同司官協力催解伏
乞　勑下工部議覆施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袍段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恭處依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從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恢 聖度

罷不稱之微臣以定官評䟽

臣爲織造事 奏報錢糧欵額并辯府佐楊

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

干欺罔伏蒙

聖旨袍段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來處勒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分道鎖此
除會行提查外恭繹
天語若謂楊姜眞貪眞肆假織造之事以逭罪
而臣庇貪庇肆溺糾劾之職以縱姦矣臣棐
皇恩拔擢爲一方長吏有糾劾之責假令屬官
果有一 二不法之事兼奉 赫赫明威臣尋
欲徼 恩罰府官指摘瑕瑜委曲分理安
敢喋喋焉倒置爲素翻黑作白不但以皇靈
蔽令其流毒於茲此則不忠之大義所不敢

出者也自再奉

嚴旨臣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膺特升使者幾十薦或負虛聲復再三諭訪求其劣狀竟無所得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出揭士民亦各具呈揭歷數政績以告即近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餘糧依期傑完起解考較童生孤寒咸頌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尅諸弊此亦其才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曰彊項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

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今本官稟

奉

天威東身待罪累呈求 臣 等參糾輕重之處擬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儆畏一念其情眞其詞切

然而 臣 終不敢抹殺公許以欺

聖明尤不忍矇昧本心以錮屬吏也楊姜一示求

吏耳詞迭遣之何疑借獨借賢豪從尚混着

紀綱從此倒置覬覦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

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 清世所宜見耳此

時　恩詔方頒軍民罪過悉　准赦除免本

寃誣尤當昭雪伏望

皇上開日月之明恢天地之度初焉疑其抗違

而責之旣焉廉其無他而釋之則天下臣工

皆頌

聖心虛明

聖恩廣大宥一揚美而爲外吏者無不人人感

奮而李實亦可與人情相安不至釀怨毒而

被不美之名矣夫誅譽言日至之阿而封毀

言曰至之郎墨威王所以塞讒也賜阻曄之

上東門候而罷秉詔之中東門候光武所以

飭吏也執法骫髀者近於肆而職業克修歎

熟狐媚者近于謹而簠簋多議此吏治賢否

之大概　臣　又愿

皇上之熟思而詳察也惟是　臣　以至庸極劣謬

任撫綏誠不足以動聽言不足以見信一疏

再疏回　天無術則負

君按臣受事伊始　臣　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

屢煩　嚴督則貪官臣不能徇纖毫以滿其

欲而鰓鰓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參葛藤難斷

則貪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遠當議罷者無

如臣矣臣　罷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眞公案

而不至以疑臣者轉疑臺臣之曲庇臣　罷則

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於耳目之

近者反得之　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將臣先　賜罷斥擇賢能一員來接臣管

事然後覆查本官貪贓事跡有無的據勘明

回　奏則水落石出覩見冰消而臣朴忠猷念縱不見亮於莅事之先冀終明於去後逆璫是織造一事當泰昌時已盡撤回李實承領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等各監照依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添窺別項羨京錢糧又若肯遵照舊規管兩府　袍段不攬管寸郡歲改創從前未有之例貽江南官民之擾則銜　命天使臣等豈有不顧國脉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森柰之形哉

今戎馬生郊夷虜交訌江南安則邊事可支
京都可守江南不安則雖有謀臣猛士其不
能枵腹而爲
皇上修戰守之事也明矣此何等時可令一織
使破成例月錢糧騷動列郡縣躪生靈激生
意外之變哉又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參酌而爲
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　奏停織造
臣之才不足以望王恕萬一而文忠楊廷和

爲閣臣不撰織造勑則亦豈非盛事哉臣可
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楊姜這廝抗旨擅減袍服致誤上供殊屬
不敬本當差官拏治念撫臣力請姑着革職
爲民發回原籍當差永不叙用其誤運袍緞
并歲改造段疋料價該地方掌印官作速措
辦解監上緊儹織補解應用再有遲悞并究
行重治不饒周起元着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為
道臣闒議求去謹據實糾參以昭官評疏
臣屬蘇松兵糧道右參政朱童蒙近日告病
回籍臣已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
近騰播有口臣叨膺許吏之責兼值討典
於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崖畧而汝
汶處此乎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
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吳越之周閒純束
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自莅任以來聞有

病其踈於檢押而左右之委轡不收濫于撩括而鏹贖之追輸過急者臣未敢以道路悠悠之口遽爲黜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受事一年矣淞青村南匯等營有五月無糧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有幾至[illegible]巾該道逐月報臣循環糧冊祗屬虛文相蒙耳臣又見其各營防海兵船輒聽中軍弁用或聽快手弁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身亞肩轎閉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船號船捕盜

張德劉伯英耆民顧日升等多船越三千餘
里舳艫銜尾駕往濟上各兵和工食作行糧
合營稱苦者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
束諸弁此其事與臣相關臣寔不得不言其
廢弛瘝曠之狀而藉爲將來監司之申飭也
至于行道辟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勁撈數
十連笞多人如所傳郡城中家庄胥門等處
或渡艇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
漓者率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

打窮棍隨其役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間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郡曷至親流寓賃店倶煎銀營生偶小忿膚愬覺誣龍毆禁此不過批郡邑吏一杖可了案乃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巳謬矣既聽部役先入之言不閲訴詞分理更怒其既寃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爲痛嗟該道秪以怒龍稱寃遂失刑至是臣即亮其

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析楊不恤生命臣不能
爲該道解該道亦不得不自認爲過差矣又
何怪乎來南臺臣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
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姦易以惑
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絶不關情一切曖昧
浮議有關趨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
其輕浮孟浪之槩亦可見矣念其一麾出補
吏事未諳稍需磨練尚堪驅策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張文熙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政朱

童蒙量行調處則飭吏與器使兩得之矣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

童蒙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體本當重

處姑着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獄中寄兒

一家禍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終尚延數月殘喘冀白孤忠然豈易得哉汝等亦爲忠孝自慰毋煩過慮茀日費已盡四顧無親一日未死尚暫支持恐人非木石難以久延耳苦寸心之不白清而受涤留身後之大累忠以蒙欺然我自歷宦清白積些俸銀今以盡還 朝廷亦復何恨汝等無分文之積蓄當知艱苦居家孝順顧諸弟妹萬勿拚棄汝母要保養勿以愁傷

追贓之後庵廟亦可棲身得汝勸我保攝寬心之說亦一時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難挨之生熬刑苦肉亦說不得畢在旦夕誰鑒孤忠我固以速死爲幸實生不如死也今受三百餘棍步履難支而專意已知矣吾家內外族戚兄弟之業爲我破遠典賣在先寄來完贓是我坐不能爲族榮死又且爲族累又恐身沒之後萬勿扳累以貽我不美之名架中書籍汝兄弟量存數卷餘俱賣以充二三年門役之費薄産尚

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　朝廷無媿耳仲昌叔若甚骨肉誼重不可不知主僕之情皆忠義可服可愛亦當銘記諸親友為我致意惟有銜結耳我一字一淚汝當知之後音恐難通從心幽明永隔矣痛心痛心

頌天臚筆卷之九